

〔明〕施耐庵 著

SHUIHUZHUAN

zhongguogudianwenxuemingzhu

中 国 古 典 文 学 名 著

水 滸 傳

下



長 春 出 版 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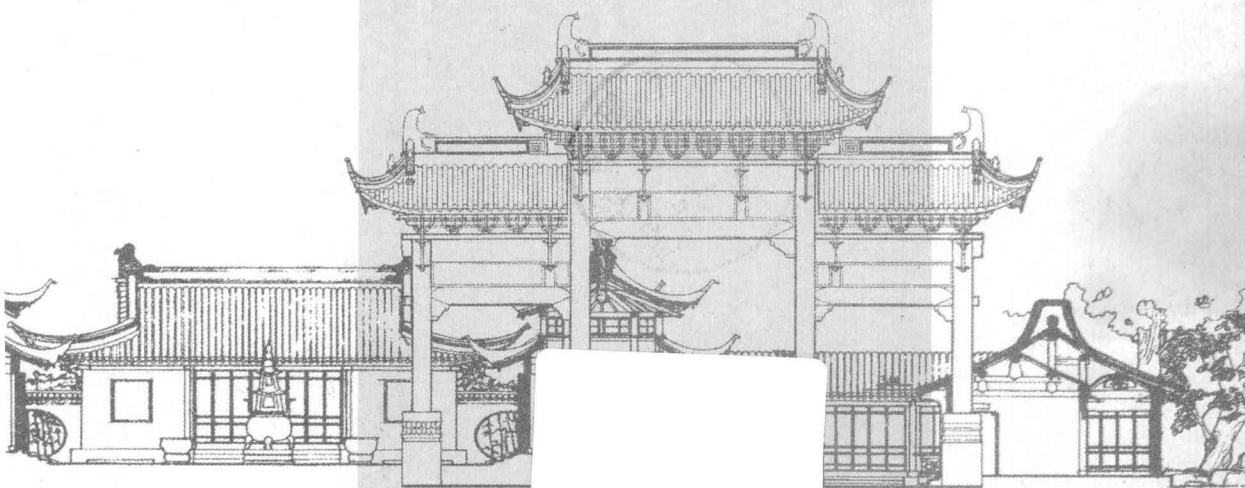
双色插图本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水浒传

【明】施耐庵 著

下



长春出版社

第五十一回

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

话说宋江主张一丈青与王英配为夫妇，众人都称赞宋公明仁德。当日又设席庆贺。正饮宴间，只见朱贵酒店里使人上山来报道：“林子前大路上—伙客人经过，小喽罗去拦截，数内一个称是郓城县都头雷横。朱头领邀请住了，见在店里饮分例酒食，先使小校报知。”晁盖、宋江听了大喜，随即同军师吴用三个下山迎接。朱贵早把船送至金沙滩上岸。宋江见了，慌忙下拜道：“久别尊颜，常切思想。今日缘何经过贱处？”雷横连忙答礼道：“小弟蒙本县差遣往东昌府公干，回来经过路口，小喽罗拦讨买路钱，小弟提起贱名，因此朱兄坚意留住。”宋江道：“天与之幸！”请到大寨，教众头领都相见了，置酒管待。一连住了五日，每日与宋江闲话。晁盖动问朱全消息，雷横答道：“朱全现今参做本县当牢节级，新任知县好生欣喜。”宋江宛曲把话来说雷横上山入伙，雷横推辞：“老母年高，不能相从。待小弟送母终年之后，却来相投。”雷横当下拜辞了下山。宋江等再三苦留不住，众头领各以金帛相赠，宋江、晁盖自不必说。雷横得了一大包金银下山，众头领都送至路口作别，把船渡过大路，自回郓城县去了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晁盖、宋江回至大寨聚义厅上，起请军师吴学究定议山寨职事，吴用已与宋公明商议已定。次日，会合众头领听号令，先拨外面守店头领。宋江道：“孙新、顾大嫂原是开酒店之家，着令夫妇二人替回童威、童猛别用。再令时迁去帮助石勇，乐和去帮助朱贵，郑天寿去帮助李立。东南西北四座店内，卖酒卖肉，招接四方入伙好汉，每店内设两个头领。一丈青、王矮虎后山下寨，监督马匹。金沙滩小寨，童威、童猛弟兄两个守把。鸭嘴滩小寨，邹渊、邹润叔侄两个守把。山前大路，黄信、燕顺部领马军下寨守护。解珍、解宝守把山前第一关；杜迁、宋万守把宛子城第二关；刘唐、穆弘守把大寨口第三关。阮家三雄守把山南水寨，孟康仍前监造战船，李应、杜兴、蒋敬总管山寨钱粮金帛，陶宗旺、薛永监筑梁山泊内城垣雁台，侯健专管监造衣袍、铠甲、旌旗、战袄，朱富、宋清提调筵宴，穆春、李云监造屋宇寨栅，萧让、金大坚掌管一应宾客书信公文，裴宣专管军政司，

王英 扈三娘





赏功罚罪。其余吕方、郭盛、孙立、欧鹏、马麟、邓飞、杨林、白胜，分调大寨八面安歇。晁盖、宋江、吴用居于山顶寨内，花荣、秦明居于山左寨内，林冲、戴宗居于山右寨内，李俊、李逵居于山前，张横、张顺居于山后，杨雄、石秀守护聚义厅两侧。”一班头领分拨已定，每日轮流一位头领做筵席庆贺。山寨体统，甚是齐整。有诗为证：

巍巍高寨水中央，列职分头任所长。

只为朝廷无驾馭，遂令草泽有鹰扬。

再说雷横离了梁山泊，背了包裹，提了朴刀，取路回到郓城县。到家参见老母，更换些衣服，赍了回文，径投县里来，拜见了知县，回了话，销缴公文批帖，且自归家暂歇。依旧每日县中书画卯酉，听候差使。因一日行到县衙东首，只听得背后有人叫道：“都头几时回来？”雷横回过脸来看时，却是本县一个帮闲的李小二。雷横答道：“我却才前日来家。”李小二道：“都头出去了许多时，不知此处近日有个东京新来打诨的行院，色艺双绝，叫做白秀英。那妮子来参都头，却值公差出外不在。如今现在勾栏里，说唱诸般品调。每日有那一般打散，或是戏舞，或是吹弹，或是歌唱，赚得那人山人海价看。都头如何不去睽一睽？端的是个好粉头。”

雷横听了，又遇心闲，便和那李小二径到勾栏里来看。只见门首挂着许多金字帐额，旗杆吊着等身靠背。入到里面，便去青龙头上第一位坐了。看戏台上却做笑乐院本。那李小二人丛里撇了雷横，自出外面赶碗头脑去了。院本下来，只见一个老儿裹着磕脑儿头巾，穿着一领茶褐罗衫，系一条皂绦，拿把扇子，上来开呵道：“老汉是东京人氏白玉乔的便是。如今年迈，只凭女儿秀英歌舞吹弹，普天下伏侍看官。”锣声响处，那白秀英早上戏台，参拜四方。拈起锣棒，如撒豆般点动。拍下一声界方，念了四句七言诗，便说道：“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写着，这场话本是一段风流韵藉的格范，唤做‘豫章城双渐赶苏卿’。”说了开话又唱，唱了又说，合棚价众人喝采不绝。雷横坐在上面，看那妇人时，果然是色艺双绝。但见：

罗衣叠雪，宝髻堆云。樱桃口杏脸桃腮，杨柳腰兰心蕙性。歌喉宛转，声如枝上莺啼；舞态翩跹，影似花间凤转。腔依古调，音出天然。高低紧慢按宫商，轻重疾徐依格范。笛吹紫竹篇篇锦，板拍红牙字字新。

那白秀英唱到务头，这白玉乔按喝道：“虽无买马博金艺，要动聪明鉴事人。看官喝采道是过去了，我儿且回一回，下来便是衬交鼓儿的院本。”白秀英拿起盘子指着道：“财门上起，利地上住，吉地上过，旺地上行。手到面前，休教空过。”白玉乔道：“我儿且走一遭，看官都待赏你。”白秀英托着盘子，先到雷横面前。雷横便去身边袋里摸时，不想并无一文。雷横道：“今日忘了，不曾带得些出来，明日一发赏你。”白秀英笑道：“头醋不酽彻底薄。官人坐当其位，可出个标首。”雷横通红了面皮道：“我一时不曾带得出来，非是我舍不得。”白秀英道：“官人既是来听唱，如何不记得带钱出来？”雷横道：“我赏你三五两银子也不打紧，却恨今日忘记带来。”白秀英道：“官人今日见一文也无，提甚三五两银子？正是教俺望梅止渴，画饼充饥。”白玉乔叫道：“我儿，你自没眼。不看城里人

村里人，只顾问他讨什么。且过去自问晓事的恩官告个标首。”雷横道：“我怎地不是晓事的？”白玉乔道：“你若省得这子弟门庭时，狗头上生角！”众人齐和起来。雷横大怒，便骂道：“这忤奴怎敢辱我！”白玉乔道：“便骂你这三家村使牛的，打什么紧！”有认得的喝道：“使不得！这个是本县雷都头。”白玉乔道：“只怕是驴筋头。”雷横那里忍耐得住，从坐椅上直跳下戏台来，揪住白玉乔，一拳一脚，便打得唇绽齿落。众人见打得凶，都来解拆开了，又劝雷横自回去了，勾栏里人一哄尽散了。

原来这白秀英，却和那新任知县旧在东京两个来往，今日特地在郓城县开勾栏。那娼妓见父亲被雷横打了，又带重伤，叫一乘轿子，径到知县衙内诉告：“雷横殴打父亲，搅散勾栏，意在欺骗奴家。”知县听了，大怒道：“快写状来！”这个唤做枕边灵。便教白玉乔写了状子，验了伤痕，指定证见。本处县里有人都和雷横好的，替他去知县处打关节，怎当那婆娘守定在衙内，撒娇撒痴，不由知县不行，立等知县差人把雷横捉拿到官，当厅责打，取了招状，将具枷来枷了，押出去号令示众。那婆娘要逞好手，又去知县行说了，定要把雷横号令在勾栏门首。第二日那婆娘再去做场，知县却教把雷横号令在勾栏门首。这一班禁子人等，都是和雷横一般的公人，如何肯棚扒他？这婆娘寻思一会：“既是出名奈何了他，只是一怪。”走出勾栏门，去茶坊里坐下，叫禁子过去，发话道：“你们都和他有首尾，却放他自在。知县相公教你们棚扒他，你倒做人情！少刻我对知县说了，看道奈何得你们也不！”禁子道：“娘子不必发怒，我们自去棚扒他便了。”白秀英道：“恁地时，我自将钱赏你。”禁子们只得来对雷横说道：“兄长，没奈何，且胡乱棚一棚。”把雷横棚扒在街上。

人闹里，却好雷横的母亲正来送饭，看见儿子吃他棚扒在那里，便哭起来，骂那禁子们道：“你众人也和我儿一般在衙门里出入的人，钱财直这般好使？谁保的常没事！”禁子答道：“我那老娘，听我说：我们却也要容情，怎禁被原告人监定在这里要棚，我们也没做道理处。不时便要去和知县说，苦害我们，因此上做不的面皮。”那婆婆道：“几曾见原告人自监着被告号令的道理。”禁子们又低低道：“老娘，他和知县来往得好，一句话便送了我们，因此两难。”那婆婆一面自去解索，一头口里骂道：“这个贼贱人直恁的倚势！且解了这索子，看他如今怎的！”白秀英却在茶房里听得，走将过来，便道：“你那老婢子却才道什么？”那婆婆那里有好气，便指着骂道：“你这千人骑、万人压、乱人人的贱母狗！做什么倒骂我？”白秀英听得，柳眉倒竖，星眼圆睁，大骂道：“老咬虫，吃贫婆，贱人，怎敢骂我！”婆婆道：“我骂你待怎的！你须不是郓城县知县。”白秀英大怒，抢向前只一掌，把那婆婆打个踉跄。那婆婆却待挣扎，白秀英再赶入去，老大耳光子只顾打。这雷横是个大孝的人，见了母亲吃打，一时怒从心发，扯起枷来，望着白秀英脑盖上打将下来。那一枷梢打个正着，劈开了脑盖，扑地倒了。众人看时，那白秀英打得脑浆迸流，眼珠突出，动弹不得，情知死了。

众人见打死了白秀英，就押带了雷横，一发来县里首告，见知县，备诉前事。知县随即差人押雷横下来，会集相官，拘唤里正邻佑人等，对尸检验已了，都押回县来。雷横一



面都招承了，并无难意，他娘自保领回家听候。把雷横枷了，下在牢里。当牢节级却是美髯公朱全，见发下雷横来，也没做奈何处，只得安排些酒食管待，教小牢子打扫一间净房，安顿了雷横。少间，他娘来牢里送饭，哭着哀告朱全道：“老身年纪六旬之上，眼睁睁地只看着这个孩儿。望烦节级哥哥可看日常间弟兄面上，可怜见我这个孩儿，看觑看觑。”朱全道：“老娘自请放心归去。今后饭食不必来送，小人自管待他。倘有方便处，可以救之。”雷横娘道：“哥哥救得孩儿，却是重生父母。若孩儿有些好歹，老身性命也便休了！”朱全道：“小人专记在心，老娘不必挂念。”那婆婆拜谢去了。朱全寻思了一日，没做道理救他处。朱全自央人去知县处打关节，上下替他使用人情。那知县虽然爱朱全，只是恨这雷横打死了他表子白秀英，也容不得他说了，又怎奈白玉乔那厮，催并叠成文案，要知县断教雷横偿命。因在牢里六十日限满断结，解上济州。主案押司抱了文卷先行，却教朱全解送雷横。

朱全引了十数个小牢子，监押雷横，离了郛城县。约行了十数里地，见个酒店，朱全道：“我等众人就此吃两碗酒去。”众人都到店里面吃酒。朱全独自带过雷横，只做水火，乘后面僻净处开了枷，放了雷横，吩咐道：“贤弟自回，快去家里取了老母，星夜去别处逃难。这里我自替你吃官司。”雷横道：“小弟走了自不妨，必须要连累了哥哥。”朱全道：“兄弟，你不知，知县怪你打死了他表子，把这文案却做死了，解到州里，必是要你偿命。我放了你，我须不该死罪。况兼我又无父母挂念，家私尽可赔偿。你顾前程万里自去。”雷横拜谢了，便从后门小路奔回家里，收拾了细软包裹，引了老母，星夜自投梁山泊入伙去了。不在话下。

却说朱全拿着空枷，撞在草里，却出来对众小牢子说道：“吃雷横走了，却是怎地好？”众人道：“我们快赶去他家里捉！”朱全故意延迟了半日，料着雷横去得远了，却引众人来县里出首。朱全告道：“小人自不小心，路上被雷横走了，在逃无获，情愿甘罪无辞。”知县本爱朱全，有心将就出脱他，被白玉乔要赶上司陈告朱全故意脱放雷横，知县只得把朱全所犯情由申将济州去。朱全家中自着人去上州里使钱透了，却解朱全到济州来。当厅审录明白，断了二十脊杖，刺配沧州牢城。朱全只得带上行枷，两个防送公人领了文案，押送朱全上路。家间自有人送衣服盘缠，先赍发了两个公人。当下离了郛城县，迤迤迤沧州横海郡来。于路无话。

到得沧州，入进城内，投州衙里来，正值知府升厅。两个公人押朱全在厅阶下，呈上公文。知府看了，见朱全一表非俗，貌如重枣，美髯过腹，知府先有八分欢喜。便教：“这个犯人休发下牢城营里，只留在本府听候使唤。”当下除了行枷，便与了回文，两个公人相辞了自回。

只说朱全自在府中，每日只在厅前伺候呼唤。那沧州府里押番、虞候、门子、承局、节级、牢子，都送了些人情，又见朱全和气，因此上都欢喜他。忽一日，本官知府正在厅上坐堂，朱全在阶侍立。知府唤朱全上厅问道：“你缘何放了雷横，自遭配在这里？”朱全禀道：“小人怎敢故放了雷横？只是一时间不小心，被他走了。”知府道：“你如何得此重

罪?”朱全道:“被原告人执定要小人如此招做故放,以此问得重了。”知府道:“雷横为何打死了那娼妓?”朱全却把雷横上项的事备细说了一遍。知府道:“你敢见他孝道,为义气上放了他?”朱全道:“小人怎敢欺公罔上?”

正问之间,只见屏风背后转出一个小衙内来,方年四岁,生得端严美貌,乃是知府亲子,知府爱惜如金似玉。那小衙内见了朱全,径走过来便要他抱。朱全只得抱起小衙内在怀里,那小衙内双手扯住朱全长髯,说道:“我只要这胡子抱。”知府道:“孩儿快放了手,休要罗唆。”小衙内又道:“我只要这胡子抱,和我去耍。”朱全禀道:“小人抱衙内去府前闲走,耍一回来了。”知府道:“孩儿既是要你抱,你和他去耍一回来了。”朱全抱了小衙内,出府衙前来,买些细糖果子与他吃,转了一遭,再抱入府里来。知府看见,问衙内道:“孩儿那里去来?”小衙内道:“这胡子和我街上看耍,又买糖和果子请我吃。”知府说道:“你那里得钱买物事与孩儿吃?”朱全禀道:“微表小人孝顺之心,何足挂齿?”知府教取酒来与朱全吃。府里侍婢捧着银瓶果盒,筛酒连与朱全吃了三大赏钟。知府道:“早晚孩儿要你耍时,你可自行去抱他耍去。”朱全道:“恩相台旨,怎敢有违?”自此为始,每日来和小衙内上街闲耍。朱全囊篋又有,只要本官见喜,小衙内面上尽自赔费。

时过半月之后,便是七月十五日盂兰盆大斋之日。年例各处点放河灯,修设好事。当日天晚,堂里侍婢奶子叫道:“朱都头,小衙内今夜要去看河灯,夫人吩咐,你可抱他去看一看。”朱全道:“小人抱去。”那小衙内穿一领绿纱衫儿,头上角儿拴两条珠子头须,从里面走出来。朱全驮在肩头上,转出府衙内前来,望地藏寺里去看点放河灯。那时恰才是初更时分,但见:

钟声杳霭,幡影招摇。炉中焚百和名香,盘内贮诸般素食。僧持金杵,诵真言拔救幽魂;人列银钱,挂孝服超升滞魄。合堂功德,画阴司八难三涂;绕寺庄严,列地狱四生六道。杨柳枝头分净水,莲花池内放明灯。

当时朱全肩背着小衙内,绕寺看了一遭,却来水陆堂放生池边看放河灯。那小衙内爬在栏干上,看了笑耍。

只见背后有人拽朱全袖子道:“哥哥借一步说话。”朱全回头看时,却是雷横,吃了一惊,便道:“小衙内且下来,坐在这里,我去买糖来与你吃,切不要走动。”小衙内道:“你快来,我要去桥上看河灯。”朱全道:“我便来也。”转身却与雷横说话。朱全道:“贤弟因何到此?”雷横扯朱全到静处,拜道:“自从哥哥救了性命,和老母无处归着,只得上梁山泊投奔了宋公明入伙。小弟说哥哥恩德,宋公明亦然思想哥哥旧日放他的恩念,晁天王和众头领皆感激不浅,因此特地教吴军师同兄弟前来相探。”朱全道:“吴先生现在何处?”背后转过吴学究道:“吴用在此。”言罢便拜。朱全慌忙答礼道:“多时不见,先生一向安乐?”吴学究道:“山寨里众头领多多致意。今番教吴用和雷都头特来相请足下上山,同聚大义。到此多日了,不敢相见。今夜伺候得着,望仁兄便挪尊步,同赴山寨,以满晁、宋二公之意。”朱全听罢,半晌答应不得,便道:“先生差矣。这话休题,恐被外人听了不好。雷横兄弟他自犯了该死的罪,我因义气放了他。他出头不得,上山入伙,我亦为他

義勇公朱令



配在这里。天可怜见，一年半载挣扎还乡，复为良民。我却如何肯做这等的事？你二位便可请回，休在此间惹口面不好。”雷横道：“哥哥在此，无非只是在人之下，伏侍他人，非大丈夫男子汉的勾当。不是小弟裹合上山，端的晁、宋二公仰望哥哥久矣，休得延迟自误。”朱全道：“兄弟，你是什么言语！你不想我为你母老家寒上放了你去，今日你倒来陷我为不义。”吴学究道：“既然都头不肯去时，我们自告退，相辞了去休。”朱全道：“说我贱名，上复众位头领。”一同到桥边。

朱全回来，不见了小衙内，叫起苦来，两头没路去寻。雷横扯住朱全道：“哥哥休寻，多管是我带来的两个伴当，听得哥哥不肯去，因此倒抱了小衙内去了，我们一同去寻。”朱全道：“兄弟，不是耍处。这个小衙内是知府相公的性命，吩咐在我身上。”雷横道：“哥哥且跟我来。”朱全帮住雷横、吴用，三个离了地藏寺，径出城外。朱全心慌，便问道：“你的伴当抱小衙内在那里？”雷横道：“哥哥且走到我下处，包还你小衙内。”朱全道：“迟了时，恐知府相公见怪。”吴用道：“我那带来的两个伴当是个没分晓的，以定直抱到我们的下处去了。”朱全道：“你那伴当姓甚名谁？”雷横答道：“我也不认得，只听闻叫做黑旋风李逵。”朱全失惊道：“莫不是江州杀人的李逵么？”吴用道：“便是此人。”朱全跌脚叫苦，慌忙便赶。离城约走到二十里，只见李逵在前面叫道：“我在这里。”朱全抢近前来问道：“小衙内放在那里？”李逵唱个喏道：“拜揖节级哥哥，小衙内有在这里。”朱全道：“你好好的抱出小衙内还我。”李逵指着头上道：“小衙内头须儿却在我头上。”朱全看了，又问：“小衙内正在何处？”李逵道：“被我有些麻药抹在口里，直驮出城来，如今睡在林子里，你自请去看。”朱全乘着月色明朗，径抢入林子里寻时，只见小衙内倒在地上。朱全便把手去扶时，只见头劈做两半个，已死在那里。

当时朱全心下大怒，奔出林子来，早不见了三个人。四下里望时，只见黑旋风远远地拍着双斧叫道：“来，来，来，和你斗二三十合。”朱全性起，奋不顾身，拽扎起布衫，大踏步赶将来。李逵回身便走，背后朱全赶来。这李逵却是穿山度岭惯走的人，朱全如何赶得上？先自喘做一块。李逵却在前面，又叫：“来，来，来，和你并个你死我活。”朱全恨不得一口气吞了他，只是赶他不上。赶来赶去，天色渐明。李逵在前面，急赶急走，慢赶慢行，不赶不走，看看赶入一个大庄院里去了。朱全看了道：“那厮既有下落，我和他干休不得！”朱全直赶入庄院内厅前去，见里面两边都插着许多军器。朱全道：“想必也是个官宦之家。”立住了脚，高声叫道：“庄里有人么？”只见屏风背后转出一个人来。那人是谁？正是：

原代金枝玉叶，先朝凤子龙孙。丹书铁券护家门，万里招贤名振。待客一团和气，挥金满面阳春。能文会武孟尝君，小旋风聪明柴进。

出来的正是小旋风柴进，问道：“兀的是谁？”朱全见那人人物轩昂，资质秀丽，慌忙施礼，答道：“小人是郓城县当牢节级朱全，犯罪刺配到此。昨晚因和知府的小衙内出来看放河灯，被黑旋风杀了小衙内，现今走在贵庄，望烦添力捉拿送官。”柴进道：“既是美髯公，且请坐。”朱全道：“小人不敢拜问官人高姓？”柴进答道：“小生姓柴名进，小旋风



便是。”朱仝道：“久闻大名。”连忙下拜，又道：“不期今日得识尊颜。”柴进说道：“美髯公亦久闻名，且请后堂说话。”

朱仝随着柴进直到里面。朱仝道：“黑旋风那厮如何却敢径入贵庄躲避？”柴进道：“容复：小可平生专爱结识江湖上好汉，为是家间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，先朝曾敕赐丹书铁券，但有做下不是的人，停藏在家，无人敢搜。近间有个爱友，和足下亦是旧交，目今现在梁山泊做头领，名唤及时雨宋公明，写一封密书，令吴学究、雷横、黑旋风俱在敝庄安歇，礼请足下上山，同聚大义。因见足下推阻不从，故意教李逵杀害了小衙内，先绝了足下归路，只得上山坐把交椅。吴先生、雷兄，如何不出来陪话？”只见吴用、雷横从侧首阁子里出来，望着朱仝便拜，说道：“兄长，望乞恕罪！皆是宋公明哥哥将令吩咐如此。若到山寨，自有分晓。”朱仝道：“是则是你们弟兄好情意，只是忒毒些个！”柴进一力相劝。朱仝道：“我去则去，只教我见黑旋风面罢。”柴进道：“李大哥，你快出来陪话。”李逵也从侧首出来，唱个大喏。朱仝见了，心头一把无名业火高三千丈，按纳不下，起身抢近前来，要和李逵性命相搏。柴进、雷横、吴用三个苦死劝住。朱仝道：“若要我上山时，依得我一件事，我便去。”吴用道：“休说一件事，遮莫几十件也都依你。愿闻那一件事？”不争朱仝说出这件事来，有分教：大闹高唐州，惹动梁山泊。直教招贤国戚遭刑法，好客皇亲丧土坑。毕竟朱仝说出什么事来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二回

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

话说当下朱全对众人说道：“若要我上山时，你只杀了黑旋风，与我出了这口气，我便罢。”李逵听了，大怒道：“教你咬我鸟！晁、宋二位哥哥将令，干我屁事！”朱全怒发，又要和李逵厮并，三个又劝住了。朱全道：“若有黑旋风时，我死也不上山去！”柴进道：“恁地却也容易，我自有个道理，只留下李大哥在我这里便了。你们三个自上山去，以满晁、宋二公之意。”朱全道：“如今做下这件事了，知府必然行移文书去郛城县追捉拿我家小，如之奈何？”吴学究道：“足下放心，此时多敢宋公明已都取宝眷在山上了。”朱全方才有些放心。柴进置酒相待，就当日送行。三个临晚辞了柴大官人便行。柴进叫庄客备三骑马，送出关外。临别时，吴用又分咐李逵道：“你且小心，只在大官人庄上住几时，切不可胡乱惹事累人。待半年三个月，等他性定，却来取你还山。多管也来请柴大官人入伙。”三个自上马去了。

不说柴进和李逵回庄。且只说朱全随吴用、雷横来梁山泊入伙。行了一程，出离沧州地界，庄客自骑了马回去。三个取路投梁山泊来。于路无话。早到朱贵酒店里，先使人上山寨报知。晁盖、宋江引了大小头目，打鼓吹笛，直到金沙滩迎接，一行人都相见了。各人乘马回到山上，大寨前下了马，都到聚义厅上，叙说旧话。朱全道：“小弟今蒙呼唤到山，沧州知府必然行移文书去郛城县捉我老小，如之奈何？”宋江大笑道：我教兄长放心，尊嫂并令郎已取到这里多日了。”朱全又问道：“现在何处？”宋江道：“奉养在家父太公歇处，兄长请自己去问慰便了。”朱全大喜。宋江着人引朱全直到宋太公歇所，见了一家老小并一应细软行李。妻子说道：“近日有人赍书来说，你已在山寨入伙了，因此收拾，星夜到此。”朱全出来拜谢了众人。宋江便请朱全、雷横山顶下寨。一面且做筵席，连日庆贺新头领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沧州知府至晚不见朱全抱小衙内回来，差人四散去寻了半夜。次日，有人见杀死在林子里，报与知府知道。府尹听了大怒，亲自到林子里看了，痛哭不已，备办棺木烧



化。次日升厅，便行移公文，诸处缉捕，捉拿朱全正身。郓城县已自申报朱全妻子挈家在逃，不知去向。行开各州县，出给赏钱捕获，不在话下。

只说李逵在柴进庄上，住了一个来月。忽一日，见一个人赍一封书火急奔庄上来。柴大官人却好迎着，接书看了，大惊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我只得去走一遭。”李逵便问道：“大官人，有甚繁事？”柴进道：“我有个叔叔柴皇城，现在高唐州居住。今被本州知府高廉的老婆兄弟殷天锡那厮来要占花园，呕了一口气，卧病在床，早晚性命不保。必有遗嘱的言语分咐，特来唤我。想叔叔无儿无女，必须亲身去走一遭。”李逵道：“既是大官人去时，我也跟大官人去走一遭如何？”柴进道：“大哥肯去时，就同走一遭。”柴进即便收拾行李，选了十数匹好马，带了几个庄客。次日五更起来，柴进、李逵并人都上了马，离了庄院，望高唐州来。不一日，来到高唐州，入城直至柴皇城宅前下马，留李逵和从人在外面厅房内。柴进自径入卧房里来，看视那叔叔柴皇城时，但见：

面如金纸，体似枯柴。悠悠无七魄三魂，细细只一丝两气。牙关紧急，连朝水米不沾唇；心膈膨胀，终日药丸难下腹。丧门吊客已临身，扁鹊卢医难下手。

柴进看了柴皇城，自坐在叔叔卧榻前，放声恸哭。皇城的继室出来劝柴进道：“大官人鞍马风尘不易，初到此间，且休烦恼。”柴进施礼罢，便问事情。继室答道：“此间新任知府高廉，兼管本州兵马，是东京高太尉的叔伯兄弟，倚仗他哥哥势要在这里无所不为。带将一个妻舅殷天锡来，人尽称他做殷直阁。那厮年纪却小，又倚仗他姐夫高廉的权势，在此间横行害人。有那等献勤的卖科，对他说我家宅后有个花园水亭，盖造的好。那厮带将许多诈奸不及的三二十人，径入家里，来宅子后看了，便要发遣我们出去，他要来住。皇城对他说道：‘我家是金枝玉叶，有先朝丹书铁券在门，诸人不许欺侮，你如何敢夺占我的住宅？赶我老小那里去？’那厮不容所言，定要我们出屋。皇城去扯他，反被这厮推抢殴打，因此受这口气，一卧不起，饮食不吃，服药无效，眼见得上天远，入地近。今日得大官人来家做个主张，便有些山高水低，也更不忧。”柴进答道：“尊婶放心，只顾请好医士调治叔叔。但有门户，小侄自使人回沧州家里去取丹书铁券来，和他理论。便告到官府、今上御前，也不怕他。”继室道：“皇城干事全不济事，还是大官人理论得是。”

柴进看视了叔叔一回，却出来和李逵并带来人从说知备细。李逵听了，跳将起来说道：“这厮好无道理！我有大斧在这里，教他吃我几斧，却再商量。”柴进道：“李大哥，你且息怒，没来由和他粗卤做什么？他虽是倚势欺人，我家放着有护持圣旨。这里和他理论不得，须是京师也有大似他的，放着明明的条例，和他打官司。”李逵道：“条例，条例，若还依得，天下不乱了！我只是前打后商量。那厮若还去告，和那鸟官一发都砍了。”柴进笑道：“可知朱全要和你厮并，见面不得。这里是禁城之内，如何比得你山寨里横行。”李逵道：“禁城便怎地！江州无为军，偏我不曾杀人？”柴进道：“等我看了头势，用着大哥时，那时相央。无事只在房里请坐。”

正说之间，里面侍妾慌忙来请大官人看视皇城。柴进入里面卧榻前，只见皇城阁

柴進
穆弘





着两眼泪，对柴进说道：“贤侄志气轩昂，不辱祖宗。我今日被殷天锡毆死，你可看骨肉之面，亲赍书往京师拦驾告状，与我报仇。九泉之下，也感贤侄亲意。保重，保重！再不多嘱！”言罢，便放了命。柴进痛哭了一场。继室恐怕昏晕，劝住柴进道：“大官人，烦恼有日，且请商量后事。”柴进道：“誓书在我家里，不曾带得来，星夜教人去取，须用将往东京告状。叔叔尊灵，且安排棺椁盛殓，成了孝服，却再商量。”柴进教依官制备办内棺外槨，依礼铺设灵位，一门穿了重孝，大小举哀。李逵在外面听得堂里哭泣，自己磨拳擦掌价气，问从人都不肯说，宅里请僧修设好事功德。

至第三日，只见这殷天锡骑着一匹撞行的马，将引闲汉三二十人，手执弹弓、川弩、吹筒、气球、拈竿、乐器，城外游玩了一遭，带五七分酒，佯醉假颠，径来到柴皇城宅前，勒住马，叫里面管家的人出来说话。柴进听得说，挂着一身孝服，慌忙出来答应。那殷天锡在马上问道：“你是他家什么人？”柴进答道：“小可是柴皇城亲侄柴进。”殷天锡道：“我前日分咐道，教他家搬出屋去，如何不依我言语？”柴进道：“便是叔叔卧病，不敢移动。夜来已自身故，待断七了搬出去。”殷天锡道：“放屁！我只限你三日，便要出屋！三日外不搬，先把你这厮枷号起，先吃我一百讯棍！”柴进道：“直阁休恁相欺！我家也是龙子龙孙，放着先朝丹书铁券，谁敢不敬？”殷天锡喝道：“你将出来我看！”柴进道：“现在沧州家里，已使人去取来。”殷天锡大怒道：“这厮正是胡说！便有誓书铁券，我也不怕！左右，与我打这厮！”众人却待动手，原来黑旋风李逵在门缝里都看见，听得喝打柴进，便拽开房门，大吼一声，直抢到马边，早把殷天锡揪下马来，一拳打翻。那二三十人却待抢他，被李逵手起，早打倒五六个，一哄都走了。李逵拿殷天锡提起来，拳头脚尖一发上。柴进那里劝得住？看那殷天锡时，呜呼哀哉，伏惟尚飨。有诗为证：

惨刻侵谋倚横暴，岂知天理竟难逃。

李逵猛恶无人敌，不见阎罗不肯饶。

李逵将殷天锡打死在地，柴进口叫得苦，便教李逵且去后堂商议。柴进道：“眼见得便有人到这里，你安身不得了。官司我自支吾，你快走向梁山泊去。”李逵道：“我便走了，须连累你。”柴进道：“我自有誓书铁券护身，你便去是，事不宜迟。”李逵取了双斧，带了盘缠，出后门自投梁山泊去了。

不多时，只见二百余人，各执刀杖枪棒，围住柴皇城家。柴进见来捉人，便出来说道：“我同你们府里分诉去。”众人先缚了柴进，便入家里，搜捉行凶黑大汉不见，只把柴进绑到州衙内，当厅跪下。知府高廉听得打死了他的舅子殷天锡，正在厅上咬牙切齿忿恨，只待拿人来。早把柴进驱翻在厅前阶下，高廉喝道：“你怎敢打死了我殷天锡！”柴进告道：“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孙，家门有先朝太祖誓书铁券，现在沧州居住。为是叔叔柴皇城病重，特来看视，不幸身故，现今停丧在家。殷直阁将带三二十人到家，定要赶逐出屋，不容柴进分说，喝令众人殴打，被庄客李大救护，一时行凶打死。”高廉喝道：“李大现在那里？”柴进道：“心慌逃走了。”高廉道：“他是个庄客，不得你的言语，如何敢打死人？你又故纵他走了，却来瞒昧官府。你这厮，不打如何肯招！牢子下手，加力与我打这